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72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泥鳅圆子香千里

□高邮姚正安

烟火人间

多年前,我到老家的镇上调研。晚餐时,负责接待的同志说:你回老家了,今天给你尝一道新奇菜。随即,服务员捧上一碗油炸的圆子上桌。我一看,想都没想地说:“这是什么新奇菜,不就是油炸肉圆吗?”那位同志很神秘地对我说:“你先尝尝,看是不是肉圆子。”

我夹一个,咬一小块,咂咂嚼嚼,确实与肉圆子不同,香、脆,还有小骨头炸后的酥。我脑子里在排查,突然灵光一闪,说:“是麻雀子炸的。”他们一个个哈哈大笑,有一位笑得特别夸张,前合后仰。

为了不扫我的兴,他们直接说出了答案。他们说,是泥鳅炸的圆子,还特地请来厨师向我介绍泥鳅圆子的制作过程。

厨师说,制作泥鳅圆子最重要的是两个步骤,其一是去除黏液和腥味,要不然,难以入口。

师傅的话,说到了我的心底,我最怕的就是腥味。

他是怎么除腥的呢?原来是用盐和麦粉搅拌在泥鳅里,反复地揉搓,再浇上白酒,揉捏几番,然后,用清水冲洗,黏液没了,腥味也没了。

师傅又向我讲述重要的第二步。去掉头尾肚肠,洗净晾干,然后就是粉碎。师傅强调,不能图快图省事,用机器轧,一定要用手工,用刀连骨头带肉一遍遍地斩,斩细了,斩匀了,拌上佐料,再下面的工序就简单了,与做肉圆一样操作。

师傅接着又补充道,泥鳅的选料也很讲究,

不能太大,太大了骨头硬,炸了酥不了。

泥鳅圆子勾起我的回忆。

我的老家是里下河水乡,淤改旱前,都是水田,一年一季水稻,不光是河里鱼多,水田里的鱼也很多,泥鳅更多。一到冬天,不少人用卡张泥鳅。泥鳅怎么吃呢?老家当时还没有掌握除腥的技术,只知道用草木灰去掉泥鳅表面的黏液。又说,泥鳅、黄鳝、河鳊等无鳞鱼大多吃蚯蚓、吃动物尸体,不干净,腥味重,所以,一般不吃鲜的,而是腌了,晒成干子。到了春天,青黄不接,无菜可吃时,抓上几条,用一个搪瓷盆子,在饭锅头上蒸,那也是特别的香,特别下饭。

用泥鳅斩圆子,是后来的事。

直到今天,泥鳅圆子,仍然是美食,仍然是家乡招待客人的招牌菜。家乡人客气,往往会说,没有什么上档次的好菜招待,一道土菜而已。

我也存有这样的想法,然而,泥鳅圆子的影响力突破了我的认知。

不久前,一位远在千里外的友人发信息给我,让我邮一些泥鳅圆子给他。这位朋友是外省人,他怎么知道我的家乡有泥鳅圆子呢?他说是一位江苏高邮籍的同事请吃的,美极了。

我的家乡在苏中高邮以东五十公里处,即使水陆空交通大有改善的今天,依然是偏僻之所在,而泥鳅圆子却飞到了千里之外,不得不承认,美食的穿透力、影响力,是难以想象的。

两天之后就不远万里把电脑带到我的身边——绿皮火车,近二十个小时,站票。时至今日,每次想到父亲站在拥挤的人群中近二十个小时,只为了能来看我一眼,顺便把电脑带来,我都会忍不住自己的泪水。绿皮火车就像一条长长的丝线,连着父亲和我,传达着爱与思念。

再后来,大学毕业之前,系里安排我们全体去外地实习。依旧是那熟悉的绿皮火车,青春而又充满活力的少男少女们围坐着,有聊天、有嬉笑、有打闹,每个人都充满了对未来无限的憧憬。虽然火车很慢,乘坐时间很长,但是没有人感觉到无聊,更不会觉得累。每每想起那场景,总觉得仍然就在昨天,脑海里总会涌现出这句话:“从前,车马很慢,书信很远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而现在,世间喧嚣,人潮拥挤,一世也未必寻得一人。只愿,时光能缓,故人不散,所有美好都能够不期而遇。”

绿皮火车就这样陪伴着我,参与我的人生经历,见证着我的成长,它不仅仅是交通工具,更是我的回忆,承载了我的记忆。随着社会的进步,绿皮火车或许已经逐渐被动车与高铁替代,但它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火车。

应该都回得差不多了,原来这些都是学生啊。”

几排长队里年轻的面庞那么多,个个都动作迅速而有序,很快轮到了女儿。女儿穿着紫色的长款上衣,在人群中很是显眼,她回头看了下我示意让我回去,就随着人流到安检那里了。我一直站在旁边的栅栏外,目送着女儿站到了车站里的步行电梯上,一个行李箱,行李箱上加一个放了水杯等随身物品的小包,她还背着一个大大的电脑双肩包。本来想拍一张女儿在步行电梯上的照片的,可是等我找到手机里的拍照图标时女儿已经走到候车大厅里了,远远地只看到人来人往的熙攘,目光却没有搜寻到女儿的身影。

不记得那时匆匆远行的我,是否曾经回头看过身后为我送行的父母;但是母亲烧的饭菜却依然记得,那色香味似乎就摆在眼前。每次我要离家远行时,母亲都是一大早就烧好了我爱吃的那么多菜肴。

时间仿佛轮回,我彻底理解了当年母亲依依惜别的心情。从地铁站一回到家我就给远在家里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,和他们聊了很久很久,告诉他们等天气暖和了我就回去陪他们住一阵子,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到孩子学校看看。电话那端传来了他们爽朗的笑声。

日子像流水一样,悄无声息地一天又一天,不知不觉中忽然就发现我居然变成了我母亲的模样。原来“母亲的爱”是可以传承的啊。

老宅不空

□盐城姜燕

时光漫记

春节假期回到早已无人居住的老宅看了看,两层半的小楼,混着小石子的水泥外墙有些地方已经脱落,露出里面的红砖墙,像旧大衣上破了个洞,露出里面颜色迥异的内衬,有着说不出的沧桑感。

正逢春节,老宅的木门上贴上了门神,门楣上方一个大大的福字,门框两边一对红底金字的春联给老宅增添了些许生气。进得门来客厅里旧家具还是从前摆放的位置,一楼二楼的房间堆着些从前的旧物。房间的后面是一个半露天的餐厅,一张旧木方桌靠左倚在墙边,一家人曾经围坐在这张桌子边吃饭聊天。一年又一年,做饭的人逐渐老去,吃饭的人长大了,离开老宅去了外面的世界。餐桌右边是露天的天井,四边的屋檐将天井的上空隔成了长方形的一块,小时候我经常透过这片空隙,看向外面的蓝天,想象天井之外的风景。天井里有一口老井,移开井口沉重发黑的水泥盖板,还能看到深幽幽的井水,只是井旁再没有了母亲洗刷刷的身影。

餐厅后面的厨房,老式的砖红色土灶,一口烧水的大锅,两口炒菜的铁锅还在灶台上泛着旧的光泽。父亲抽着烟往灶膛里添柴,母亲在灶台边忙着炒菜的情形仿佛还在昨天。我一直记得灶膛里吞吐的火苗映得父亲的脸庞像喝了酒般红红的。厨房的后面是长方形的小天井和卫生间,墙上一排挂钩空无一物,那里以前挂着一家人洗脸的毛巾。洗脸池上方,那面方形的镜子还在,虽然镜面有些斑驳却还能照见我染了风霜的脸,母亲曾对着镜子梳理她的头发,将长发利落地挽成髻,用一个黄色的发夹夹住。

后院是堆放柴火和农具的地方,院旁院后曾经养着一群鸡鸭,一只金色的大公鸡总在清晨的时候打鸣,“喔喔”地叫醒睡梦中的家人。随后母鸡的“咯咯”声、大鹅的“嘎嘎”讨要吃食声、邻家黄狗的犬吠声,渐次响了起来,炊烟也升起来了,一日寻常的农家生活便在老宅里生动鲜活地开始了。

顺着楼梯走到二层半的露台上,顾着看拐角处贴的“上落平安”几个字,扶着楼梯栏杆的手不经意间碰到了几处生了锈的地方,刺刺的有些扎手,而这刺刺的感觉透过掌心似乎传到了心里,让我的心有些恻恻的疼。

站在露台上四顾,宅前的鱼塘水色浑浊再看不到鱼儿水中游,远处叶子宽大的香蕉树和一根根竹子倒还是绿意盎然,一条旧的水泥路蜿蜒伸向村外。两侧邻居家的旧房子无声地立在那里,像是相携着一起老去的伙伴。小院、天井、厨房顶上,曾经青灰色的瓦片不知历经了多少风雨的侵蚀成了黑黝黝的颜色,一列列整齐地排在那,仿佛老宅的年轮。

老宅里曾经顽劣的孩童成了满面风霜的中年人,曾经健硕的父母已经眼睛昏花脚步蹒跚。老宅里曾经充满了一家人的欢声笑语,也曾盛满了一家人的悲欢离合。老宅子里有满满的记忆,有剪不断的乡愁。

老宅虽然无人居住,可老宅不空,它装满了一个家庭的起落变迁,它承载着岁月的厚重,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,老宅是我心里永远的温暖所在。

年三十的下午,我正在书房看书,忽听妻子在院子里喊我,声音既慌张又紧张。“老吉快出来!”我赶紧丢下书,出门问何事,她说:“架子底下有响声,不知什么东西。会不会还是蛇?”

妻子说的架子,是我在院子里贴墙搭的两层窄门板,用于放一些小书和一些碎纸,方便随时使用。最底下一层被妻子利用了,放了杂物,所以能够躲些小生命。我和妻子都拿了棍子和衣服叉子,这里捅一下那里捅一下,似乎有鸡叫声传出来。

我们改变了策略,只从一边捣毁杂物,为的是弄出响声“打草惊蛇”,同时留出另一方向,让它知道有地方可逃。结果那家伙钻出头来,妻子先是一愣,随即眼疾手快地一把将其抓住。经检查,那是个下蛋鸡。一场虚惊就这么结束了。

我们拎着鸡,逐个问询前后排的一楼人家,都说没养鸡。有一家一开门,见我们手中拎着鸡,以为是送鸡给她,连说谢谢和不要,一听是寻鸡的主人,就笑:“这明摆是大年三十送给你们的礼,自己杀了吃吧。”妻子说:“不能哦。”又继续问剩余的人家。有个经常打牌的人提供了一条信息:附近有一个牌档子,好像养鸡。于是去一问,果然是鸡的主人。

我们说明了事情的原委,那家人直道谢,说:“你们真好,被别人捞了去,还能有命吗?”妻子回答:“不会的,别人逮着也会送还给你的。”鸡的主人摇头:“说笑吧,不可能哦”,顺手把门口的纸盒子鸡窝也收回家去了。

有几个人在一旁看着,见我们回身走近,直咂嘴:“真是好人哦,可惜了一锅老母鸡汤。”闻此言,我和妻子只能一笑了之。

我也是无聊,在网上输入“老母鸡进家”,搜索得出解释一二三四条,综述为:是好事,预示着家庭和谐,财富增长以及可能的喜事将要发生。

老母鸡进家

□南京吉卫明

微情一刻

绿皮火车

□陕西西安 郇富林

旅途况味

说起火车,很多人脑海中第一反应出的是尖尖的白色“子弹头”和“旅客朋友们你们好,欢迎乘坐和谐号动车组”这熟悉的声音。然而,在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始终是一节一节的绿皮车厢和“咣当—咣当”这很有节奏感的声音。

小时候,老家附近有一段铁路,每天都有绿皮火车经过。每次火车经过,我都会认真数一数一共有多少节车厢,大多数时候都是以眼花缭乱不了了之,最后发出“这火车可真长!”的感慨。那时候,我很羡慕坐上火车的人们,因为那意味着远行,意味着能走出小县城,去看外面精彩的大千世界。

第一次乘坐绿皮火车,是在我去往大学的旅途上。后来,每次寒暑假,我都是在同样的绿皮火车上往返、穿梭。年复一年,背着行囊的游子心中对全新生活的期待逐渐转变为对家乡的思念。近二十小时的旅程,听着“咣当—咣当”的声音,每一下都敲击在思乡游子的心上。

我清晰地记得2010年时,大学突然通知要新加编程课程,让每个学生准备电脑。我在和家里的一次通话中提到这事。父亲二话没说,

明天孩子就要去远在外地的学校了,我很晚才入睡。

早上五点多就起床了,悄悄地到孩子房间看了一遍孩子已经装好的行李,就开始做早饭了。高铁票是十一时三十分,在家里按时吃午饭是来不及了,于是做好了早饭就接着做午饭。先把老母鸡汤在砂锅里炖上了,因为学校里一般是喝不到这样慢炖的老母鸡汤的。然后想着再炒个孩子爱吃的菜肴吧,孩子还比较爱吃我做的蛋皮丝,就做了一盘金黄的细细的蛋皮丝,用青青的葱花点缀了,颜值还是蛮不错的。又一想冰箱里还有炖好的牛腩,就切了几块荔浦芋头和牛腩红烧;冰箱里还有青翠的芦蒿,这在北方的学校里是吃不到的南方菜,于是搭配了豆干丝炒了一盘,不知不觉竟然炒了六盘菜。

窗外是淅淅沥沥的小雨,这雨夹杂着电闪雷鸣已经下了一天一夜,查了下学校所在地的天气,那里却正在下着大雪。如果雪太大行李重的话不好带,于是建议把一些不急用的物品拿出来,等天气好了我再给寄到学校里去。孩子就精简了下行李箱里的物品,只带了最需要的,连相机也没有带。到高铁站的时候没想到那么多人,我看了下人群中大多都是年轻人。一个中年妇女一边焦急地排队一边说怎么这么多人的?我说可能都是返校的学生吧,“哦,怪不得呢,现在春节假期都结束了度假的

母亲的爱

□南京 蒙山君华

家庭相册